



陈嘉映：培养“心智技能”，把注意力收拢身边

读不懂哲学？ 首先你要有深度阅读思考的兴趣

封面新闻：有时候，一个学院内的概念，会流传到社会上去。比如过去几个月，有一个社会学词语“内卷”，就经过媒体采访某个学者，出圈被很多人get到。事实上这个专业词汇，的确能帮助大众更准确地概括、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。作为考察概念和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哲学家，在你看来，高校里的教授，专业的学者，他们的知识产出跟大众之间，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是理想的状态？

陈嘉映：社会科学本来没有强意义的系统理论。很多概念并不需要在特定理论中才能理解，它们被用来概括或解释一类社会现象。所以，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脱离特定理论来理解、使用这些概念，如克里斯马、科层政治、内卷等等。这跟（往往需要在特定理论中才能理解的）自然科学概念不同。当然，现在普通人也会谈论量子纠缠、等位基因等等。不过，日常用法可以说只是借用这些概念，差不多是比喻的用法，我们通常并不了解这些概念在专门科学系统里的意义。泛泛说来，学者应当使用适合学术讨论的语言，既不要故作玄奥，也不必过多考虑大众的接受度。学术传媒会把某些适用的语汇传到大众那里。有些人的研究，与大众接受离得远一点，有些人的研究离得近一点，恐怕很难用唯一一种理想的状态来衡量。现今学院里的确有大量所谓研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，只是把平平常常的想法塞进一堆生造的术语之中，这是另一个话题了。

封面新闻：从《无法还原的象》《哲学·科学·常识》，再到《走出唯一真理观》，陈老师你这几部书里的文章，都跟那些一般只在学院内流传阅读的论文专著不一样，而是让专业外（但有思考习惯和深度阅读兴趣）的人也能看懂，并有所收获。写能让非哲学专业的人看懂并且爱看的书，对你来说，是怎样的感受？

陈嘉映：做笔记的时候，有时是为梳理自己的想法，别人可能很难弄懂你在说什么。讲课、写作，当然希望别人能听懂。不过我们总会自觉不自觉考虑听众/读者是谁。学院写作者考虑的读者是业内同行，不一定要让外行读得懂。但我一直认为，哲学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专业。当然，你讨论的那些哲学家、哲学体系，很多人可能不了解，但这种情况不限于哲学。比如他没读过李商隐，你讨论李商隐，他读起来就有点儿困难。更困难的大概是：第一点，哲学家使用的大量“哲学概念”，本质、现象、分析、综合、自由什么的，跟平常用法可能差别很大，普通人似乎听得懂，可仍然不知他们在说什么。第二点，很多哲学家有他自己专用的一套语词，像海德格尔的Dasein（存在，此在）啊、Lichtung（澄明；林中空地，疏朗处；敞亮）、zuhanden（上手的）。在我看，哲学的本旨是超出特定领域的思考，以通融于更广大的思想，但上面这两点却对此造成障碍。在我看来，由于某些缘故，这两类障碍无法完全消除。不过，哲学工作者应当对此有所意识。就第一点说，应该尽可能缩小“哲学概念”和自然语义之间的距离。至于第二点，海德格尔有名，很多人读过他，这还好。像我这样的小哲学家，如果也自己创一套语词，读者谁耐烦去弄懂啊。总而言之，我很同意你，哲学读得懂读不懂，主要在有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的兴趣，作者有义务尽可能减少其他方面的障碍，更不该人为去设置障碍。

封面新闻记者此次采访陈嘉映，他选择的都是自己把答复写下来，认真细致，言之有物。措辞的严谨，词句之间的严密逻辑，体现了一位哲学家的良好素养。



陈嘉映

吵架吵不到点子上？ 学哲学也许会有助益

封面新闻：读你的书，除了获得思想上内容上的见识增长之外，最吸引我的是，你那种谨慎的、周密的、准确的言说方式、行文方式。你曾经说，哲学不是在观念层面上讨论问题，而是在概念的层面上分析语言和世界。我觉得跟你对概念的准确要求分不开。作为哲学学生，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是，现在很多人网上吵架都吵不到点子上，概念早就不自觉偷换了还不自知，各说各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想要表达准确思想有效，都应该学点儿哲学。你觉得呢？对于非哲学专业的人，如果他或者她来寻求如何开始学点哲学，你一般会怎么回答？

陈嘉映：简要说，观念大

而化之，概念则是观念内容的逻辑联系。所谓哲学兴趣，差不多就是对观念的逻辑联系感兴趣。这当然要求准确性。顺便说一句，这种准确性和数学所要求的准确性是两个方向上的，虽然两者也有相仿之处。概念总是连着观念的，但也有偏向，泛泛说，法国哲学家更偏向观念这一边，德国、英国的哲学家更偏向概念这一边。

吵架吵不到点子上，原因很多——至少先要有吵到点子上的愿望吧。有了这个愿望，学哲学也许会有助益。一开始可以选一两个自己比较有感觉的哲学家多读读，也可以读读《大问题》这样的书，了解一下所谓哲学讨论是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展开的。

如何与世界良好互动？ 培养“心智技能”

封面新闻：最近一两年，世界受到病毒蔓延的困扰，很多人都提不起劲。时代的过快节奏，喧嚣气氛，物质等各方面的诱惑和压力，也让很多年轻人陷入抑郁的状态，近些年各种轻生事件时有发生。在你看来，一个年轻人该怎么在这个时代找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良好互动关系？

陈嘉映：这一年内好几次回答类似的问题，我恐怕只能重复我自己了。只说一点吧。从前，世上的事情有近有远，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个差别。我们即时知道美国、非洲发生的事情，很多遥远的事情带有强烈的冲击力，反过来，我们身边的事情倒显得平淡无奇。但我觉得，远近层次对维护个人生存的活力很重要，我们的生活、我们做的事情，本来只对自己有意义，对自己身边的人有意义，对广大无垠的世界没有任何影响。因此，我们要培养一种新的“心智技能”，学会在现今条件下自己来建设空间层次，把从远处涌来的信息放回到远处背景上去，把注意力收拢在身边。我相信，建设起这种空间层次感以后，“过快节奏，喧嚣气氛，物质等各方面的诱惑和压力”都会减轻，我甚至相信，人与人之间的亲爱之情会多一些，仇恨之心会减弱一些。

封面新闻：以你的思考来说，你会怎么回答“这个世界会好吗”这个比较常被提出，但很难有答案的问题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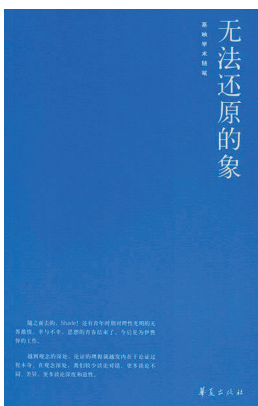
陈嘉映：我连着上面说的回一句“这个世界会好吗”

这个问题。重复我一向说的：我们当然都盼望这个世界变好，不过，你怎样生活、怎样做事，跟世界好不好通常只有相当遥远的关系。绝大多数事情，世界在变好你也这样做，世界在变坏你也这样做；世界变好，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有助于促进世界的走向，世界变坏，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让它变坏得慢一点儿，在总体变坏的过程中有一些方面不变坏，甚至变好。

封面新闻：2020年，你读了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书？可否分享一些？

陈嘉映：我时不时在《南方周末》之类的地方谈谈我喜欢的书，恐怕下面列出的一大半也是重复：齐邦媛，《巨流河》，三联书店；黄仁宇，《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日记》，九州出版社；戴维·多伊奇，《无穷的开始》，王艳红、张韵译，人民邮电出版社；茅海建，《戊戌变法的另面——〈张之洞档案〉阅读笔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；罗瑞·斯图尔特，《寻路阿富汗》，沈一鸣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；朱刚的《苏轼十讲》，上海三联书店；丹尼尔·卡尼曼，《思考，快与慢》，胡晓姣等译，中信出版社；弗朗斯·德瓦尔，《万智有灵》，严青译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；郑小悠，《清代的案与刑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；张宇凌，《竹不如肉》，中信出版集团；丹尼尔·汉南，《发明自由》，徐爽译，九州出版社；吉姆·哈利利，《寻路者——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》，李果译，中国画报出版社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李昊南



《无法还原的象》。

“

我们的生活、我们做的事情，本来只对自己有意义，对自己身边的人有意义，对广大无垠的世界没有任何影响。因此，我们要培养一种新的“心智技能”，学会在现今条件下自己来建设空间层次，把从远处涌来的信息放回到远处背景上去，把注意力收拢在身边。

”



《何为良好生活》。